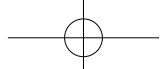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旅程

1829年春，笔者怀着好奇之心来到西班牙，与一个朋友——他是马德里俄国大使馆的人员——从塞维利亚游历至格拉纳达。我们两个远在天涯海角、彼此趣味相似的人碰巧走到一起，漫步于安达卢西亚一座座浪漫的崇山峻岭之中。假如他看到我写的这些篇章——无论他因公务被派到哪里，无论他正置身于豪华的宫廷还是面对更加壮丽的大自然沉思默想——他都会回忆起我俩冒险旅行的情景，随之又会想到一个人，不管时间还是距离，都不会让他忘记此人¹如何优雅并值得一交。

在此，让我先说说西班牙的风景和旅游。很多人易于把西班牙想象成一个温和宜人的南部地区，有着妖娆撩人的意大利的丰富魅力。但事实相反，尽管在某些沿海省份有例外，不过西班牙大部分地方都显得严峻阴沉。它或山岭崎岖，或平原辽阔，树木匮乏，寂寞沉静得无法形容，有着非洲原始荒凉的特征。缺乏树林、树篱造成的自然后果，是没有了鸣啾的鸟儿，从而更显得寂寞沉静了。只见秃鹰和金鹰盘旋于山崖附近，在盆地上空翱翔，一群群畏缩的大鸨在灌木丛中探头探脑走着。但是无数给别国带去生机的更小的鸟儿，却只在西班牙

¹ 指作者本人。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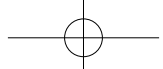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少数省份出现，主要在人们的住所周围那些果园和花园里。

在内地一些省份，旅行者偶尔可穿过栽种着粮食、目力所及的大片田野，它们有时泛起一波波碧浪，有时则光秃裸露，晒得发黑。可是他却看不到附近任何耕种过土地的人们。最后，他会发觉陡坡或崎岖峭壁上的某座村庄，上面有些崩塌的城垛和毁坏的塔楼，有古时开展内战或抵抗摩尔人袭击的要塞。由于有四处流动的强盗抢劫，为了彼此互防，在西班牙多数地区的农民中仍然保留着聚会集合的习俗。

不过，虽然西班牙大部分地区缺乏小树林和大森林的装点，以及那种经过耕耘修饰显得更为柔和的妩媚，但其卓越的景色在于它的严峻，在于它与人民的特性协调一致。对于自豪、坚强、节俭、朴素的西班牙人，以及他们对于艰难险阻和带有女人气的娇纵予以的富有男子气概的蔑视，我想我是更加了解的，因为我亲眼见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

在西班牙景色所具有的这些严峻原始的特征中，也有某种东西给人留下庄严崇高的感觉。辽阔的卡斯蒂利亚和拉曼查¹平原一直延伸到视野之外，正是它们的光秃与广大让人产生兴趣，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有着海洋的那种庄严壮观。漫游走过这些无边的荒原时，你会时时瞥见一群离散的牛，它们由一个孤独的牧民看护，他像一尊雕像似的一动不动，一支细细的长枪像长矛似的直指天空。或者你会看见一长队骡子慢慢在荒原上移动，犹如沙漠上的骆驼；或者是一个骑马的人，

1 卡斯蒂利亚是古王国，位于西班牙中北部地区，拉曼查位于西班牙中南部的高原地区。



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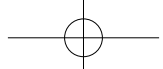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他带着大口径短枪和匕首在平原上悄然而行。因此这个国家、各种习惯甚至人的模样，便有了阿拉伯人的某些特性。人们普遍使用武器，这表明国家总体不安全。旷野里的牧马人和平原上的牧羊人都带着滑膛枪和匕首。富裕的村民很少不带上卡宾枪冒险去市镇的，他也许还要带一个肩上扛着大口径短枪的仆人步行去那里。即使微不足道的旅行也要像打仗一样做好准备。

路上有各种危险，这也使得某种旅行方式应运而生，它有点像东方的大篷车。骡夫一队队聚集起来，在指定日期出发，他们规模巨大、武装精良。而额外的旅行者也数量不少，从而增加了威力。西班牙的贸易便是以这种原始的方式进行着。骡夫是普通的运输中介，是国土上合法的输送者，他们从比利牛斯山¹和阿斯图里亚斯穿过半岛，到达阿普克萨拉斯和龙达山区，甚至到达直布罗陀²关口。他们节衣缩食，吃苦耐劳：用粗布做成的鞍袋装着不多食物；一只皮制瓶袋挂在鞍头，里面装着酒或水，作为穿越贫瘠大山和干涸平原的补给；一张骡布铺在地上就成了他们晚上睡觉的床，驮鞍便是他们的枕头。他们虽然身材矮小，但四肢匀称，肌肉强健，显示出他们具有的力量。他们面色晒得黑黑的，目光坚定，表情安静——不过突然激动起来时其怒火也会被点燃。他们举止坦然豪迈、彬彬有礼，从你身边走过时总会庄重地用西班牙语招呼：“Dios guarde a usted!” “Va usted con Dios, Caballero!” (“上帝保佑你!” “上帝与你同在，骑士!”)

这些人驮在骡子身上的一切财产经常面临危险，所以他们随身带

1 比利牛斯山，欧洲西南部最大的山脉。

2 直布罗陀，位于西班牙南端附近狭窄的海角上，包括港口和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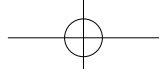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着武器，把它们挂在马鞍上，随时准备抽出来进行拼死防卫。然而他们是一支集合起来的队伍，不会受到小帮强盗袭击。而全副武装的单独劫匪，则骑着安达卢西亚骏马在周围徘徊，像海盗在商队周围徘徊一样，不敢袭击。

西班牙的骡夫会唱出无尽的歌曲和歌谣，他们以此在永不停息的旅行中消磨时间。曲调粗糙简单，音调变化不多。他们侧身坐在骡子上大声哼唱出来，声调拖得长长的。骡子似乎在无比庄重地倾听，并且随步子合着节拍。这样哼唱出的对歌常常是关于摩尔人古老传说中的浪漫故事，或者是某一位圣人的传说，或者是某一支爱情小调。或者更为常有的是，某种关于勇敢的走私贩或无畏的强盗的歌谣，因为在西班牙平民当中走私贩和强盗是被理想化的。经常是，骡夫唱的歌瞬间作成，它要么与当地某一景色有关，要么与旅行中的某件事有关。这种唱歌和即兴创作的才能在西班牙很常见，据说从摩尔人那里继承而来。在他们所描绘的这些粗犷寂寞的景色中听着这些小调，包含着某种令人狂喜的东西，实际上还有叮当的骡铃声时伴奏呢。

在某座山口遇见一队骡夫时，其情景也别有意思。你首先听见领头骡的铃声，它以其简单的旋律打破了高空的寂静。或者，也许骡夫的声音警告某只迟缓游离的动物，或者他们在使劲扯大嗓门唱出某首传统的歌谣。最后你看见骡子缓缓地沿着崎岖蜿蜒的狭道移去，时而走下陡峭的悬崖，完全衬托于天空之下，时而它们又在你下方艰难地爬上贫瘠的峡谷。等他们靠近时，你会发现用精纺材料制作的鲜艳饰品，有流苏和鞍褥。他们经过的时候，随时准备好挂在包裹和鞍具后面的卡宾枪，给人以道路不安全的暗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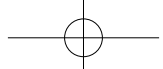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我们¹将进入古老的格拉纳达王国，它是西班牙最多山的地区之一。广阔的锯齿状山脊或山峦——这里少有灌木和树林，大理石与花岗岩使之显得斑斑驳驳——把晒得黑黑的山巅高高托起，让其映衬在深蓝色的天空下。但在它们崎岖的深处则隐藏着青翠肥沃的山谷，这儿的荒野和花园竞相征服对方，仿佛连岩石都不得不长出无花果、橙子和香橼，要让它们与桃金娘和玫瑰一道开花。

在这些大山的关口狭隘当中，眼见用墙壁围起来的城镇和村庄——它们像鹰巢似的置身于悬崖峭壁，四周是摩尔人的城垛——或者眼见位于高高的山巅上的荒废塔楼，你会回想起基督徒与穆斯林教徒发生战争的骑士时代，回想起征服格拉纳达的那场富于浪漫传奇的争夺²。在穿越一座座高耸的锯齿状山脊时，旅行者常常不得不下马，牵着它在陡峭凹凸的山坡上面上上下下，山坡就像破烂的楼梯一般。

有时道路沿着令人晕眩的峭壁弯弯曲曲向前延伸，没有护栏保护他不致掉入下面的深渊。然后道路往下伸向陡峭、阴暗、危险的斜坡。有时他奋力穿过受到冬季激流冲击的崎岖峡谷或沟壑——这是走私贩的隐秘小道。而不祥的十字架——它是抢劫与谋杀的碑记——则时而竖立在道路某个寂静地点的石堆上，这就告诫旅行者他来到了匪徒们经常出没的地方，也许此刻就在某个潜伏的劫匪眼皮底下。有时他蜿蜒穿过狭谷，会被一声嘶哑的吼叫吓一跳，他注意到在上方某片起伏的绿色山地里有一群凶猛的安达卢西亚公

1 修订版注：笔者感到在此可冒昧提及这位旅行伴侣，他就是多戈尔鲁基王子，时任波斯朝廷的俄国大臣。——原注

2 欧文：《征服格拉纳达》，刘荣跃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牛——它们是去竞技场搏斗的。我注视近旁的这些可怕动物，产生一种相应的恐惧——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它们被赋予了巨大力量，漫游于野性原始的天然草场，对人的面孔几乎是陌生的：它们只认识照管自己的孤独的牧人，即便他，有时也不敢冒险靠近它们。这些公牛“哞哞”的叫声，以及它们从岩石丛生的高处往下看时露出的险恶模样，又使荒凉的景色多了一份野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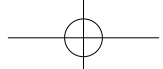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我原本打算对西班牙旅行的一般特征作点探讨，但无意中讲得较多。不过这个半岛国家给人留下的所有记忆对于想象都是珍贵的，其中包含着浪漫传奇的东西。

我们计划去格拉纳达的路线经过多山的地区，这里的道路比骡道好不了多少，据说经常有劫匪袭击，因此我们采取了应有的旅行防范。我们把最值钱的行李提前一两天让骡夫运走，只留下途中穿的衣物、必需品和盘缠，另外留了点“硬美元”¹作为打发强盗的费用，以便我们遭到袭击时满足“路上的绅士”²的要求。过于谨慎的旅行者是不幸的，他由于不愿意做这种预防而两手空空落入他们的手掌：他们会把他像牛脊肉一样狠狠烤一下，因为他欺骗了他们，让他们没能弄到应得的东西——在路上四处搜寻抢劫，冒着被绞死的危险却一无所获，像他们这样的绅士是受不了的。

两匹健壮的马供我和同伴乘骑，另一匹用来搭载行李和一个结实的比斯开省的小伙子，他约莫二十岁，将要做我们的向导、马夫、仆人和全程保镖。为了让他履行最后一个职责，给他配了一支令人生畏

1 硬美元，指现款。英语中另有相对应的“软美元”。

2 指强盗。含讽刺意味。



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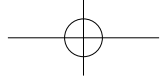
的卡宾枪，他保证用来抵抗单个的拦路强盗。但对于一帮像“埃西哈¹的子孙”那样强大的劫匪，他承认远不是他们的对手。旅行开始时他对自己的武器非常自负地吹嘘了一番，尽管后来子弹也没装上就把它挂在马鞍后面，这可败坏了他这位不乏将才的人的名声。

按照约定，把马匹租用给我们的人要承担它们途中的食物和停放马厩的开支，以及我们这个比斯开省的侍从的生活开支，为了此行，当然也给他提供了费用。然而我们留意给了他一个暗示，即虽然我们与他主人有一个没公开的交易，但都对他有利。假如他能证明自己是忠实的好人，那么他和他的马都将由我们付费，所提供的生活费将留在他口袋里。这个意外的慷慨之举，加上偶尔给他一支雪茄，完全赢得了他的心。他的确是个忠实、快活和好心的人，像侍从当中那个奇迹般的人即有名的桑丘·潘沙²一样，满肚皮的格言谚语。顺便说一下，我们也用桑丘这个名字叫他，他像个真正的西班牙人那样，虽然我们对他友好随便，但他即便极度欢喜时也仍然谦恭有礼。

这便是我们为此行所做的小小准备，最重要的是我们仿佛储存了大量的好性情，确实想要让自己开心。我们决意像个地道的走私贩那样旅行，不管好坏都随遇而安，带着某种流浪者的友谊与所有阶层和身份的人融合在一起。这是在西班牙旅行的恰当方式。有了这样的性情和决心，旅行者面对的是怎样一个奇妙的国家啊，在这儿，即便最可怜的客栈也像魔法城堡一样充满冒险，吃每顿饭本身就是一个壮

1 埃西哈，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塞维利亚省的城市。

2 桑丘·潘沙，堂吉诃德的侍者，《堂吉诃德》小说中的人物。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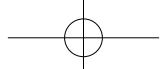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举！尽管缺少收费公路和豪华旅店，以及一个国家（它经过培植和开化变得温顺而平庸）精心打造的舒适东西，但是让其他人抱怨去吧。让我来攀爬原始的大山，让我徒步旅行，随意漫游，让我深入半带野性但却坦然友好的风俗之中，它们给古老可贵、富于浪漫的西班牙增添了真正的野性趣味！

有了这样的装备和照护后，五月里一个明媚的日子我们于早晨 6 点半慢慢离开了“美丽的塞维利亚市”，送行的是一位先生和他夫人，他们骑马与我们一道走了几英里，按照西班牙人的方式与我们告别。我们的路线要经过古老的瓜代拉堡¹，即艾拉河岸的阿尔卡拉——它是塞维利亚的“恩人”，为塞维利亚提供面包和水源。这儿住着不少面包师，他们为其供应可口有名的面包。出名的罗斯卡面包就是在此制作的，众所周知它有个响当当的名称叫“上帝的面包”。顺便说一下，我们让桑丘买了一些装在鞍袋里准备路上吃。这座有益的小城称作“塞维利亚的烤炉”是恰当的。它被叫作“面包师的阿尔卡拉”也是合理的，因为大部分居民都有那种手艺，于是，通往塞维利亚的公路经常穿过一队队满驮着大篮大篮面包的骡和驴。

我说过阿尔卡拉给塞维利亚提供了水源。这儿有巨大的贮水池或水库，它们由罗马人和摩尔人修建，水由此通过非凡的沟渠输送到塞维利亚。阿尔卡拉的泉水几乎像它的烤箱一样受到夸耀，其面包之所以味美可口，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清澈、甘甜和纯净的水源。

我们在摩尔人的古堡遗迹旁停留了一段时间，从塞维利亚外出野餐的人喜欢来到此处，我们在这儿愉快地度过好几个小时。只见墙体

1 瓜代拉堡，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塞维利亚省的城镇。



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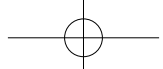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庞大，上面有一些枪眼，墙内有一座不小的方塔或城堡，有地下仓库的废墟。瓜代拉河从这些废墟的脚下绕过山丘，在芦苇、灯芯草和白花睡莲中发出潺潺声，杜鹃花、野蔷薇、黄色的桃金娘以及茂盛的野花和芳香的灌木悬垂在上面。沿岸是一片片柑橘、香橼和石榴，我们从中听到夜莺早早发出的叫声。

小河上有一座独特别致的桥，一端是城堡悠久的摩尔人的磨坊，由一座黄石塔楼护卫着。某个渔民的网挂在墙上晾干，他的小船停放在附近河里。一群身穿鲜艳衣服在农村妇女正走过拱桥，她们的身影倒映在平静的水中。在一位山水画家看来，这全然是一幅令人赞叹的景色。

沿偏僻的溪流常可见到摩尔人的古老磨坊，它们是西班牙风景所具有的典型东西，让人想起昔日危险的岁月。它们用石头筑成，形状常常像有枪眼和城垛的塔楼，能够在战时进行抵抗。当时西班牙两边的边境易于遭到突然袭击和掠夺，男人们干活时不得不把武器带在身边，这儿也成了某种临时躲避的地方。

我们接下来停留的地点在甘达尔，这是另一座摩尔人的城堡遗迹，有荒废的塔楼，它是鹳筑巢的地方。俯瞰着广阔肥沃的平原，远处是龙达山。这些城堡成为一座座要塞，使得平原不致受到面临的袭击——否则玉米便会遭到摧毁，牛羊和俘虏的农民被从广阔的牧场上赶走，他们排列成长队让人匆匆赶过边境。

在甘达尔，我们找到一家过得去的客栈。好心的人们无法说出到了什么时间，因为午后两小时只敲响一次，在这之前只能猜测。我们猜想已足足到了吃饭的时候，于是下马订了一顿饭。趁店家做饭时我们参观了这座城堡，它曾经是甘达尔侯爵的宅第。整个地方都已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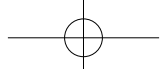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朽，只有两三间屋可以居住，并且陈设极其可怜。不过这儿昔日却是堂皇壮观的：它有个阳台，美丽的贵妇人和高雅的骑士或许曾在上面走动；有鱼塘和废弃的花园，里面长着葡萄藤和正在结果实的枣椰树。有一位胖胖的副牧师加入到我们中间，他采了一束玫瑰，非常殷勤地献给与我们同行的女士。

这座大殿下面是磨坊，前面有些橘树和芦荟，还有一条纯净美丽的小溪。我们在阴凉里坐下，磨坊工们都放下活儿，坐下和我们一起抽烟，因为安达卢西亚人随时乐意与人闲聊。他们正等着理发师定期的到来（他每周末一次），以便把他们所有的下巴收拾干净。他不久即到了：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他骑着一只驴，急于展示自己刚在集市上买的新鞍袋——价格为一美元，将在圣约翰节（6月）支付，他相信那时会剃到足够的胡子，让自己手头有钱。

等到午后城堡的钟筒短地敲响两点时我们已吃完饭。于是，我们告别塞维利亚的朋友，让理发师继续为磨坊工们收拾胡子，我们骑马穿过“campina”——这是一个在西班牙常见的广阔平原，连绵数英里既无房子又无树木。不得不穿过它的旅行者是不幸的，他像我们一样会遭受阵阵大雨，根本无法躲避。只有西班牙人的大篷才不会让我们淋着，它几乎把人和马都盖住了，不过每行进一英里它就变得更加沉重。我们经受住一场阵雨后，会看见另一场雨又缓慢而不可避免地降临。幸好这中间会出现安达卢西亚那种明亮温暖的阳光，让我们的大篷冒出缭绕的蒸汽，使它在下次湿透时被晒干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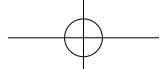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日落不久，我们到达山中的小镇阿拉豪尔，发现它乱哄哄的，有一队游击队战士正在这里巡逻，搜查强盗。在一座内地的乡镇出现我们这样的外国人，是不同寻常的，类似的西班牙小镇容易因这种事引



起人们闲谈和惊讶。客栈老板同两三个穿着褐色大氅、自以为是的老伙计在一角仔细查看我们的护照，有个警察则在昏暗的灯光下做记录。不过我们的侍从桑丘协助他们查看，用西班牙人的夸张言辞夸耀我们如何重要。与此同时，我们大方地分发了几支雪茄，深得周围所有人的欢心，片刻后似乎每个人都迫切向我们表示欢迎。行政区长官亲自招待我们，女房东将一把用灯芯草垫底的大扶手椅引人注目地搬进房间，让我们那位要人坐。巡逻队队长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是个活泼、健谈、爱笑的安达卢西亚人。他曾在南美参加过一场战役，他给大家讲述自己在爱情与战斗中的英勇壮举，说话时言语夸张，手势猛烈，同时还神秘地转动目光。他告诉我们，他有一份本地所有强盗的名单，打算把他们统统搜查出来。他同时主动提出让一些士兵护送我们。“一个就足以保护你们，先生。强盗们认识我和我的人，只要看见一个，就足以让整个这片起伏不平的山脉产生畏惧。”我们感谢他如此提议，但用他的语气保证：有让人敬畏的侍从桑丘保护，我们不害怕安达卢西亚的强盗。

我们与这位“狂人”一样的朋友共进晚餐时，听见传来吉他和响板的声音，随即人们合唱起一支流行歌曲。实际上，客栈老板把附近的业余歌手、乐手和乡村美女都召集起来，随即，客栈前面的庭院或天井呈现出西班牙人典型的欢庆场面。我们同男女房东和巡逻队队长坐在通往庭院的拱门下。大家传递着吉他，有个快活的鞋匠成了这里的俄耳甫斯¹。他是个显得和蔼可亲的人，长着不少黑胡

1 根据古希腊神话传说的描述，古希腊佛律癸亚地方有个著名的诗人与歌手叫俄耳甫斯，他的父亲便是河神阿格洛斯，母亲是司管文艺的缪斯女神卡利俄珀。俄耳甫斯发明了音乐和作诗法，因此有时说他是阿波罗的儿子。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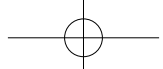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须，袖子挽得老高。他用高超的技艺弹起吉他，哼出一支多情的小调，意味深长地向女人们送去秋波，他显然深受她们喜爱。随后他和一个丰满的安达卢西亚少女跳了一曲方丹戈舞¹，让观看的人非常开心。不过，在场的女人没一个比得上房东的漂亮女儿珀皮塔，她先前悄悄溜走专门打扮去了，把头装点玫瑰。她和一个英俊的年轻骑兵跳了一曲波列罗舞，表现突出。我们让房东把酒和饮料随意分给大家，可是，尽管人群里有士兵、骡夫和村民，但所有人在欢乐中都保持清醒冷静。这是一个可供画家仔细观察的场景：一群栩栩如生的舞者、身穿半军事化服装的骑兵、穿着褐色大氅的农民。我必须提到那个又老又瘦的警察，他穿着短小的黑色大氅，对眼前的事不予理睬，而是坐在一角借助铜灯黯淡的灯光努力写东西，这样的情形或许曾出现在堂吉诃德²时代。

次日早上明媚温和，按照诗人的说法5月的早上应该如此。我们7点钟离开阿拉豪尔，客栈里所有人都来到门口高兴地为我们送行。然后我们上路了，穿过一片种着粮食、绿得好看的富饶地方。可是，当夏天收获结束，田野焦干发黑时，这儿一定显得单调寂寞，因为正如我们前一天骑马的途中那样，无论房子还是人都见不到。大家全都聚集在山中的村庄和要塞里，仿佛这些富饶的平原仍然受到摩尔人的劫掠。

中午我们来到一片树林，旁边有一条小溪，周围是肥沃的草地。我们在此下马吃午饭。这真是个特别舒适的地方，我们置身于野花和

1 方丹戈舞，一种西班牙舞蹈。后面提到的波列罗舞是另一种。

2 堂吉诃德，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所著同名小说及其主人公。



芳草之中，鸟儿在四处鸣叫。我们知道西班牙客栈储藏的食物不多，也许我们还将穿越不见房屋踪影的大片地区，所以我们事先留意把侍从的鞍袋装满冷食，他那只可以装一加仑的酒囊或皮袋也满满地装入上等瓦尔德佩纳斯酒¹。我们靠这些东西而不是他的马枪获得更多的安康，因此我们告诫侍从多注意把它们装得满满的。我得公正地说，与他同名的人——那个喜欢美食的桑丘·潘沙——在承办伙食方面绝不比他更有先见之明。虽然在旅行途中鞍袋和酒囊经常遭到抢劫，但它们有着奇妙的补充能力，我们机警的侍从把客栈里剩下的一切食物都装起来，乐于一路上分给大家填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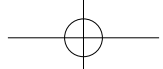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这一次，他将很多各种吃剩的食物摆放在我们面前的绿草地上，还从塞维利亚带去一只相当不错的火腿，给吃的东西增添了光彩。然后他在不远处坐下，舒舒服服地吃鞍袋里剩下的食物。他喝了一两口酒囊里的酒后，便像一只喝饱露水、发出吱吱叫的蚱蜢那样开心。我把他鞍袋里的东西比作在卡马乔举行的婚礼上桑丘得到的那些美食残渣，这时我发现他对堂吉诃德的故事非常熟悉，可他也像许多普通的西班牙人一样认定那是一段真正的历史。

“那一切发生在很久以前，先生。”他说，带着询问的表情。

“是很久以前。”我回答。

“大概有一千多年了。”他仍然显得不确定的样子。

1 在此不妨说明，鞍袋是些方形口袋，在一条约一英尺半宽的长布两端，通过把末端卷起而成。长布被搁在鞍上，口袋像鞍袋一样挂在两边。这是阿拉伯人的一种发明。酒囊是特大的皮袋或皮瓶，颈部狭小。它也是东方国家的产物。于是《圣经》中便有了如下告诫——我年少时它曾让我困惑不解——“别让旧瓶装新酒”。——原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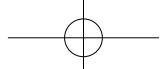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大概至少有那么久。”

侍从感到满足。这个心地单纯的仆人忠实地为大家准备伙食，所以被比作有名的桑丘，这让他再高兴不过了。他在整个旅行中都只以这个名字自称。

我们吃完后把大氅铺在树下的草地上，按照西班牙人的方式美美地午休了一下。然而天上起了乌云，警告我们快离开，东南边刮起一阵大风。临近5点钟我们到达奥苏纳，那是个有一万五千名居民的城镇，位于山腰之上，有一座教堂和荒废的城堡。客栈在城墙以外，显得毫无生趣。由于晚上寒冷，住户都挤着围在炉角的一只火盆周围。女房东是个干瘪的老妇，像木乃伊似的。我们进去时每个人都斜眼看我们，因为西班牙人爱这样瞧陌生人。我们高兴、礼貌地打着招呼，把他们像骑士一样对待，触一下自己的宽边帽，这使得西班牙人感到自在，不那么骄傲了。我们在他们当中坐下，点燃雪茄，并将一盒雪茄传递着分给他们，从而彻底征服了他们。一个西班牙人不管有怎样的地位或身份，在礼貌方面甘于示弱的人我还从没听说过。对于普通的西班牙人，一支雪茄是不可抗拒的。然而必须注意，一定不要带着优越或恩赐的神气给他礼物。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骑士，不会以自己的自尊为代价来接受恩赐。

次日，我们一早离开奥苏纳，进入起伏不平的山脉。道路弯弯曲曲地穿过别致而寂寞的风景。路边不时出现一副十字架，它是某个凶杀案的标记，表明我们来到了“强盗出没之地”。这片原始荒凉、错综复杂的地方有着寂静的平原和山谷，一座座大山横穿其中，它始终因劫匪而闻名。正是在这儿，19世纪时穆斯林中的强盗头目奥马尔·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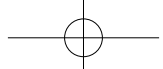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本·哈桑有过无情的统治，他甚至与科尔多瓦的伊斯兰教主们争夺地盘。在斐迪南¹和伊莎贝拉统治时期，这也是洛克莎那位摩尔族老司令阿里·阿塔尔——他是布阿卜迪勒²的岳父——经常劫掠的部分地区，所以又被称为“阿里·阿塔尔园”，在西班牙的强盗传说里很有名的“约瑟·马里亚”在此有自己喜欢的藏身处。

这天我们穿过了富恩特-拉彼德拉，它位于同名的小盐湖附近，那是一片美丽的湖水，像一面镜子似的将远山映照出来。这时我们看见了有着好战名声的安蒂奎拉古城，它处在穿越安达卢西亚的大山脉的山坳里。前面是宏伟壮观的湿地平原，像一幅柔和丰饶的画装在由岩山构成的画框内。我们跨过一条平缓的河流，靠近置身于树篱和花园中间的城市，夜莺在其中尽情唱出黄昏之歌。约莫傍晚我们来到城门。这座悠久的城市各处都明显带有西班牙的特征。它远离外国人旅行时常走的地方，因此没有让古老的习俗被践踏。在这儿我注意到年老的男人仍然戴着古老的猎人帽，它一度在整个西班牙十分普遍。而年轻男子则戴着顶部呈圆形的小帽，边缘全部卷起来，像茶托里倒过来的杯子，帽边用像花结一样的黑色小线束衬托。女人们也都戴着披肩头纱，系着围裙。巴黎的时尚尚未来到安蒂奎拉。

我们穿过一条宽敞的街道，在圣费尔南多的客栈投宿。它像安蒂奎拉一样虽然是一座不小的城市，但正如我观察到的，有点远离旅行者的足迹，我预料客栈的吃住都糟糕。因此，见到一桌丰富的

-
- 1 指斐迪南二世（1452—1516），阿拉贡国王。他奠定了西班牙国家统一的基础。伊莎贝拉是他的妻子。
 - 2 布阿卜迪勒，西班牙格拉纳达王国末代国王。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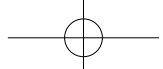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晚餐时我很高兴自己失算了，更令人惬意的是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床铺也很舒适。侍从桑丘像他的同名人可以自由使用公爵的厨房时那样，感到好极了。在我就寝时他告诉我说，鞍袋仿佛又得意起来了似的¹。

我大清早（5月4日）漫步来到摩尔人的古堡遗迹，它本身建立在一座罗马人的要塞之上。我在这儿的一座破碎塔楼的废墟上坐下，享受各种壮观的风景——它本身就是美丽的，让人充满富于传说与浪漫的联想。这里因摩尔人与基督徒那场富有骑士精神的战斗而闻名，而我正置身于它的中心。在我下方的山坳里，便是编年史和歌谣里经常提到的勇士古城。极为高贵勇敢的西班牙骑士跨出那边的大门，走下山坡，在征服格拉纳达的战斗中发起攻击，最终于马拉加²的大山中展开不幸的残杀，让整个安达卢西亚陷入悲哀。再那边是广阔的平原，其中有花园、果园、粮田和青翠的草地，它仅次于格拉纳达那片著名的平原。右边是“情人岩”，它像崎岖的岬一样向平原延伸，那位摩尔族司令的女儿和她的情人在被紧追时，绝望中即由此纵身跳下去。

我下去时，从下面的教堂和修道院响起的晨祷悦耳地回荡在晨空里。民众开始涌入市场，他们用平原上的丰富产物做买卖，因为这是一个农业区的集市。市场内有许多刚采摘来出售的玫瑰——对于安达卢西亚的妇人或少女而言，如果没有一支玫瑰像宝石般装饰其乌黑的长发，那么谁也不会认为自己的节日盛装是完美的。

1 指又装进了不少吃的东西。

2 马拉加，西班牙南部省名及其首府名。



回到客栈时，我发现侍从桑丘正与房东和两三个食客热烈地闲聊着。他正在讲述某个关于塞维利亚的奇妙故事，而房东似乎受到激励，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安蒂奎拉的同样奇妙的故事。他说，在某个公共广场曾有一口称为公牛泉的泉水，因为水是从用石头雕刻的公牛头的嘴里涌出来。在公牛头的下方用西班牙文刻着：

公牛前面有宝藏

许多人在泉水前面挖掘，但是徒劳无益，并没找到财宝。最后有个精明的人以不同方式解释那句题词。他心想财宝藏公牛的额头里，而他将成为找到它的人。所以他深夜带了一只木锤去把公牛的头砸碎。你认为他发现了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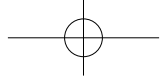
“很多金子 and 钻石！”桑丘急切地叫道。

“什么也没发现，”房东干巴巴地说，“可他却把泉水给毁了。”

房东的食客们此时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认为桑丘被房东的一个常有的笑话（我推测是这样）给彻底欺骗了。

我们8点钟离开安蒂奎拉，沿小河愉快地骑马前行，经过一座座花园和果园，这儿既有春天的芬芳又有夜莺的鸣叫。我们的路绕过“情人岩”，它耸立在上面的一处悬崖。我们上午穿过了阿切多纳，它位于一座高山的突出部位，另一座有三个峰顶的大山和一座摩尔人的要塞遗址高耸其上。要爬上通向这座城市的陡峭多石的街道，得颇费一番力气，尽管它有着令人鼓舞的名字“平原皇家街”。不过从这座山城的另一边下去更为费力。

中午我们在能看见阿切多纳的地方停留，这是长满橄榄树的丘中一小片舒适的草地。我们把大篷铺在一棵榆树下的草地上，旁边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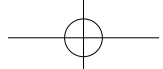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溪。马被拴在可以吃草的地方，有人让桑丘拿来鞍袋。他自从被人笑话后，一个上午都异常沉默不语。但现在他显得活跃起来，带着得意的神态取出鞍袋。袋里装着四天旅行中添加进去的东西，尤其是前一晚上在安蒂奎拉那家食物充足的客栈弄到的东西特别丰盛。而这似乎抵消了房东对他开的那个玩笑。

“公牛前面有宝藏！”他会高喊，发出咯咯的笑声，同时一个接一个取出各种各样的东西，仿佛没完没了似的。先是一只完整的小山羊的前腿烤肉，然后是一整只松鸡，然后是一大块用盐腌制、包在纸里的鳕鱼，然后是一只剩下的火腿，然后是半只小母鸡，还有几卷面包，一堆杂乱的橙子、无花果、葡萄干和核桃。他的酒囊也被用来装上马拉加的某种美酒。每次他从装食物的袋子里取出意外的东西时，都会欣赏我们滑稽地露出惊讶的样子。他一下躺在草地上哈哈大笑，高声说：“公牛前面！公牛前面！啊，先生们，在安蒂奎拉他们以为桑丘是个笨蛋，不过桑丘晓得在哪里找到宝藏呢。”

就在我们为他天真单纯的玩笑感到开心时，有个孤独的乞丐走近，他看起来几乎像个朝圣者。他长着令人可敬的灰白胡子——显然很老了，拄着一只拐杖，可是年龄并没有让他弯腰驼背。他高大挺直，虽然身体不如从前，但仍然保持着很好的体形。他戴一顶圆圆的安达卢西亚人的帽子，穿一件羊皮夹克、一条皮马裤、一双长筒橡胶靴、一双拖鞋。他的衣服虽然破旧，打着补丁，但朴实得体。他显得富有男子气概，端庄礼貌地同我们打招呼，这样的礼节在最低层的西班牙人身上都能看到。我们乐意接待这样一个客人，一时心血来潮，施舍给他一些银币、一条美味的小麦面包，以及一杯精美的马拉加酒。他感激地接过去，但并无卑躬屈节的称颂言辞。他尝尝酒，把它拿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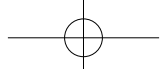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线处看看，露出一丝惊奇的目光，之后一饮而尽。“我已很多年没尝过这样的酒啦，”他说，“真让一个老人兴奋呀。”然后他瞧着好看的小麦面包，说：“这面包真让人享福呀！”说罢他把面包装在袋子里。我们让他马上吃了。“不，先生们，”他回答，“酒我可以喝掉或者留下。不过，面包我要带回去和家里人分享。”

侍从桑丘搜寻我们的目光，看出同意的表示，便从我们足够的剩余食物中拿了一些给老人，不过条件是他要坐下把饭吃了。

他因此在离我们不远处坐下，开始慢慢吃起来，那种端庄、礼貌简直像一位西班牙绅士。老人泰然自若，沉着镇定，让我猜想到他曾经有过好日子。他的语言虽然简单，但言辞中不时显得生动别致，几乎富有诗意。这不过是西班牙人固有的礼节，那种富有诗意的思想和语言常见于敏锐的、最低层的人当中。他告诉我们自己做了五十年牧羊人，现在无事可做，变得贫穷了。“我年轻时，”他说，“没有什么能够危害我或者难倒我的。我总是过得很好，总是快快乐乐。可现在我 79 岁了，成为乞丐，几乎丧失了自尊。”

尽管如此他并非是个通常的乞丐，只是最近贫困才把他逼到这一步。就在不幸的贫困最初降临时，他让人看到饥饿与自尊斗争的感人情景。他身无分文从马拉加回来，有一段时间没尝过食物了。他正穿过西班牙的一个大平原，这里的住处寥寥无几。快要饿死的时候，他就去某家乡村客栈门口求助。“看在上帝分儿上，请原谅，兄弟！”对方回答——在西班牙这是拒绝乞丐的常用方式。

“我带着胜过饥饿的耻辱离开，”他说，“因为我太有自尊。我来到一条河岸高高的河流，水又深又急，我真想纵身跳下去。‘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价值的可怜老头活着干吗？’我想。可是我来到急流边时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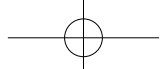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想到圣母马利亚，转身离开了。我继续前行，一直走到看见离道路不远的一座乡村别墅，并走进庭院的外门。里面的门关着，但窗口旁有两个年轻的先生。我走上去乞讨。‘看在上帝分儿上，对不起，兄弟！’他们说，之后关上了窗子。

“我从庭院慢慢溜出去，可是饿得受不了，我只好屈服：我想自己来日不多了，便在大门口躺下，把自己交给圣母，遮住头等死。不久那座房子的主人回来。他看见我躺在大门口，便让我的头露出来，同情我一头白发，把我领进他家给我吃的。所以，瞧，先生们，人总应该相信有圣母保佑。”

老人是在回家乡阿切多纳的路上，它在陡峭崎岖的山上面，完全看得见。他指着城堡的遗迹。“那座城堡，”他说，“在格拉纳达战争时期住着一位摩尔人的国王。伊莎贝拉王后派遣一支大军攻打它。国王从云雾中的城堡俯瞰下面，对她发出嘲笑！圣母因此出现在王后面前，指引她及其军队从一条神秘的小路爬上去，那条路从来没人知道。国王看见她靠近时大为惊讶，他连人带马从悬崖上跳下去，摔得粉身碎骨！马的蹄印，”老人继续说，“在岩石边上至今能看见。瞧，先生们，那边就是王后和她的军队爬上去的路。你们看，它像山坡上的一条带子。不过虽然在远处可以看见，但走近后它就消失了，真是奇迹！”

他指的那条理想道路无疑是大山里的沙地沟壑，从远处看狭小清楚，但走近后就变得宽广模糊了。

老人喝过酒后兴奋起来，他继续给我们讲摩尔国王留在城堡下的宝藏的故事。老人自己的房子就在城堡附近。那个副牧师和文书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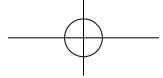


次梦见宝藏,¹并且去梦中指明的地点挖掘。他的女婿夜里听见他们用镐和锹干活的声音。至于他们发现了什么,无人知晓。他们突然变富了,不过保守着秘密。这样老人一度就在财富旁边,但注定永远得不到它们。

我说过,摩尔人埋下的宝藏的传说在整个西班牙很受欢迎,在最贫穷的人们当中最为流行。由于缺乏实质性东西,人的善良之心便会从虚幻物上面获得慰藉。口渴的人梦见泉水和溪流,饥饿的人梦见大餐,贫穷的人梦见许多宝藏——乞丐的想象无疑是最为丰富的了。

我们下午骑马穿过被称为“国王之道”的陡峭、崎岖的狭谷,它是进入格拉纳达领地的一道大入口,费迪南德国王曾带领军队经过这里。道路蜿蜒着绕过一座山,我们沿路前行,临近日落看见了著名的小边城洛克莎,它曾将费迪南德挡在城墙外面。其阿拉伯名字意指“守护者”——它守护着格拉纳达的维加平原,是格拉纳达的前卫之一。它是那个火爆的老武士、布阿卜迪勒的岳父阿里·阿塔尔的要塞。布阿卜迪勒就在这儿聚集起部队,在那次灾难性的突袭中冲出去,最终要塞的老司令丧命,他自己被捕。洛克莎仿佛处在山隘入口边居高临下的地方,它被称为格拉纳达的关口并非不恰当。它充满野性,独特别致,建造于荒凉大山之上。在城镇中心有一座多岩的山冈,上面有摩尔人的城堡遗迹。赫尼尔河从山底流过,弯弯曲曲冲过岩石、树林、花园和草地,一座摩尔人修建的桥梁横跨其间。在城镇之上一切荒凉贫瘠,而下面的植被则极为丰富茂盛,碧绿清新。河流也呈现出类似的对比:桥的上游平静温和,绿草遍地,映照出树林和花园;桥的下

1 作者在《摩尔人的遗产》中详细讲述了这个传说。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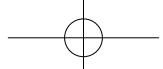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游则急流喧闹，不绝于耳。内华达山脉是格拉纳达雄伟壮观的群山，终年积雪，形成了这片具有各种风景的遥远的边界，它是富于浪漫的西班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我们在城门口下马，让桑丘把马带到客栈，然后我们漫步而去，享受周围特有的美景。我们从桥上走过，来到一条优美的林荫道，这时祈祷的钟声敲响了。听见这声音，旅行者们无论有事的还是在消遣的都停下来，他们脱帽，在胸前画十字，做着晚祷——在西班牙的偏僻地区人们仍然严格遵守这一虔诚的习俗。整个就是一片庄严美丽的晚景，我们在夜色渐渐笼罩时漫步向前，新月开始在林荫道高大的榆树间闪耀。

可信的侍从在远处招呼我们，把我们在这宁静的享受中唤醒。他气喘吁吁地来到我们面前。“啊，先生，”他用西班牙语大声说，“可怜的桑丘没有堂吉诃德毫无意义。”他见我们没去客栈吓了一跳。洛克莎是一片荒凉的山区，到处都有走私贩、巫师和地狱。他不太清楚会遇到什么情况，便出来找我们，逢人就问，直到他发现我们穿过桥的踪迹，瞥见我们在林荫道上漫步时才高兴不已。

他领我们去的客栈叫皇冠，我们发现这名字与此地的特征相符，住在这里的人似乎仍然保留着古时大胆、热烈的气质。女房东是个年轻漂亮的安达卢西亚寡妇，她那整齐的黑丝裙的边上饰以长圆形玻璃珠，衬托出她优雅的身躯和丰满柔和、随时移动的四肢。她步子坚定而有弹性，黑黑的眼睛里充满激情。她显露出的媚态以及身上的各种装饰，表明她习惯于受人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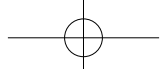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她有个年龄差不多的兄弟，两人非常般配，是安达卢西亚的帅哥、美女的完美典范。他高大标致，精力旺盛，如橄榄般的肤色条理分明，



一双黑眼睛光亮闪烁，下巴上长着卷曲的栗色胡子。他穿一件与体形相称、十分漂亮的绿色丝绒短马褂，衣服上装饰着不少银扣，每个口袋里都有一条白手帕。马裤是同样的布料，从臀部到膝盖饰以一排排纽扣。他的脖子上系着一条粉红色丝巾，它被卷起来穿过整洁的衬衣胸部上的一只圆环。腰部系有一条腰带与之相配。黄褐色的上等皮制绑腿做工精良，在小腿处有一小口露出长袜和褐色鞋子，把一双匀称的脚衬托出来。

他站在门口时，有个骑手骑着马靠近，和他低声认真交谈起来。此人的穿着风格类似，几乎有相同的装束。他约莫三十岁，身材宽大，明显地具有罗马人的面容特征，长得英俊，尽管因患过天花脸上有点麻子。他的神态随意大胆，有些鲁莽。他那匹力量不小的黑马被饰以流苏和奇特的马饰，两支大口径短枪挂在马鞍后面。他这样的神态与我在龙达山区见过的某个走私贩相似，显然他与女房东的兄弟十分默契。而且，如果我没弄错，他还是那个寡妇喜欢的爱慕者呢。事实上，整个客栈以及住在里面的人都多少带有走私的模样，一支大口径短枪搁在角处的吉他旁边。我提到的骑手在客栈过夜，他情绪高昂地唱了几首豪放的山地浪漫曲。我们吃晚饭时，两个可怜的爱斯图里亚斯人悲哀地走进来，恳求给点吃的和住一晚上。他们从山里的集市过来时遭到强盗伏击，被抢走一匹马——它身上驮着他们所有的货物——他们的钱被抢光了，衣服也几乎被扒光，因为反抗还挨了打，差不多被赤身裸体丢在路上。我的同伴立即怀着天生的慷慨为他们要了晚饭和床位，并给他们一些钱，帮助他们继续回家。

随着夜色降临，客栈里像剧中一般的人物越来越多。有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他约莫六十岁，体格强健——悠然地走进来，与女房东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闲聊。他身穿普通的安达卢西亚人的服饰，不过一只大马刀别在胳膊下。他留着大胡子，显得有点神气活现的样子。每个人都似乎十分尊敬地看着他。

侍从桑丘轻声告诉我们他就是本图拉·罗德里格斯阁下，是洛克莎的英雄和勇士，以其英勇力大而闻名。在法国人入侵时他曾袭击六个睡觉的骑兵：他先弄到他们的马，然后用马刀进行攻击，杀死一些敌人，并把其余的俘虏了。由于他取得这一战绩，国王每天奖给他一个比塞塔（五分之一杜罗¹或西元），并授予他阁下的称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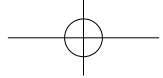
他的言行举止都神气活现，见此情景我感到有趣。他显然是个十足的安达卢西亚人，既英勇无畏又喜欢自夸。他的马刀始终拿在手里或别在胳膊下。他总是把它带在身上，就像孩子随时带着玩具，他称它为自己的“斩魄刀”²，说：“我一旦拔出来大地就要颤抖。”

我一直坐到很晚，听这群各种各样的人讲述方方面面的主题，他们与毫无保留的西班牙客栈融为一体。我们听了走私贩之歌、强盗的故事、游击队员的战功，以及摩尔人的传说。最后由漂亮的女房东讲述，她富有诗意地描述了洛克莎的地狱或恶魔般的地区，以及黑暗的洞穴——里面的地下河和瀑布发出神秘声音。普通人说从摩尔人统治时起就有造币者被关在那儿，还说摩尔国王把财宝埋藏在洞穴内。

在这座勇士古城的所见所闻激起了我的想象，我即在想象中睡去。但我一睡着就被可怕的喧闹和骚动惊醒，即便这位拉曼查的英雄也会

1 比塞塔和杜罗是西班牙的货币单位。

2 斩魄刀，一种形状像巨型大镰刀的砍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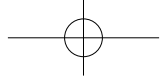


为此困惑，尽管他在西班牙的家家客栈不断经历着这样的喧嚣。好像摩尔人又一时冲进城里，或者女房东谈到的地狱里的恶魔挣脱出来。我披上一点衣服出去查看，原来恰好是人们在欢庆一个老者和一个丰满女子的婚礼。我祝愿他为自己的新娘和小夜曲感到开心，然后回到了我更加宁静的床上，一直熟睡到早晨。

我一边穿衣服，一边从窗口高兴地观察外面的人们。有一群群年轻美貌的男子，他们穿着美观、稀奇的安达卢西亚人的服饰，用地道的西班牙人的方式把褐色大氅披在身上——这是无法模仿的——他们特别老练地戴着小而圆的“马乔帽”¹。我在龙达那些很不错的山民中见到的欢快模样，他们身上同样也有。的确，安达卢西亚的整个这片地方，无不充满着这些看起来悠然自在的人。他们在城镇和村庄四处游荡，似乎有很多时间和很多钱，有马骑，有剑佩。他们颇善于小道传言，个个是烟鬼，擅长弹奏吉他，与穿着艳丽的美女唱对歌，是波列罗舞有名的舞者。在全西班牙，男人无论怎样贫穷都像绅士一样十分悠闲，他们仿佛认为一位真正的骑士绝不匆忙，这是其特征所在。不过安达卢西亚人既悠闲又快活，绝没有那种无所事事的可鄙属性。冒险的违禁贸易盛行于这些山区和安达卢西亚沿海，它无疑已在他们活泼快乐的性格中根深蒂固。

有两个腿长的瓦伦西亚人牵着一头驴，他们的装束与这些人的装束形成对照。只见驴子身上驮着一件件货物，他们把毛瑟枪横挂在驴背上，随时准备战斗。他们穿着滚圆的夹克，宽大的亚麻裤仅仅伸到膝盖，像苏格兰的方格呢短裙。红色腰带紧紧系在腰部，拖鞋用椴木

1 18、19 世纪西班牙下层阶级的男子戴的一种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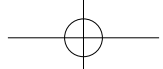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做成，彩色方巾有些像穆斯林的头巾那样包在头上，不过头顶露出来。总之，他们的整个外表颇具传统的摩尔人特征。

离开洛克莎时有个骑手加入到我们中间，他的马和武器都不错，有个火枪手步行跟在后面。他礼貌地招呼我们，不久让我们知道了他的身份。他是海关头儿，或者我猜想是某个武装队伍的头儿，其任务是在路上巡逻，防范走私贩。那个火枪手是他的一个警卫。在上午的骑行中，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走私贩的细节，他们在西班牙具有某种并不十分纯正的骑士精神。他说他们从各地进入安达卢西亚，尤其是来自拉曼查。有时为了接货，以便在指定夜晚从直布罗陀的集市中心或海滨私运过境，有时为了接一只船，它会在约定的夜晚在离海岸近的某个地方停留。他们聚在一起，晚上旅行。白天他们静静待在深山峡谷或者偏僻的农舍里，通常在那儿深受欢迎，因为他们把走私物品大方地送给那些人家。的确，山村农家的妻子、女儿们穿戴的衣服和装饰不少是这些快活慷慨的走私贩赠送的礼物。

他们来到与船碰头的海岸某处，晚上从某个岩石高地或海岬搜寻。如果发现离岸不远有一只帆船他们就会发出约定信号：从大篷的褶皱下突然把提灯显露三次。如果信号得到回应，他们就走到下面的岸边，准备马上行动。船靠近后，走私贩便忙着卸下所有小艇上的黑货，它们已被分别装进完备的包装里，以使用马运输。这些东西被匆忙地抛在海滩上，又被匆忙地捡起来搁在马上，然后走私贩们一路闲谈说笑着进入山里。他们从极为崎岖不平、荒凉偏僻的道路上行进，要追上他们几乎不可能。海关警卫不这样做，他们走另一条道路。当他们获悉有一支走私队满载货物穿过大山时便会出兵，有时是十二个步兵和八个骑兵，在通向平原的山隘把守。步兵埋伏在隘口内一定距离处，



让走私队通过，然后起身射击。走私队便一头向前冲去，但会遭到前面的骑兵迎击，随即发生激战。走私贩如果被紧追猛打会孤注一掷，有的跳下马，用马作防护墙，从马背上射击；有的割断绳索，让一包包货物掉下去阻止敌方，试图骑马跑掉。有的损失一包包货物后就这样逃脱了，有的连人带马与货物都被抓获，有的则什么都不要，爬上大山逃脱。“然后，”桑丘用西班牙语大声说，他一直满怀渴望地倾听着，“他们就成了正统的强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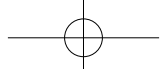
对于桑丘这种正统职业的想法我不禁笑了。但海关头儿告诉我，走私贩陷入绝境时确实认为自己有某种权利在路上伏击，让旅行者作些贡献，直到他们有了足够的资金骑上马，又像走私贩那样装备起来。

临近中午我们的旅伴告辞，沿着陡峭的隘道离去，后面跟着卫兵。不久我们钻出大山，进入名声远扬的格拉纳达平原。

我们在小溪旁的一片橄榄树下吃最后一顿午餐，周遭环境古雅，不远处就是“罗马林”里的树林和果园。根据传说，这是朱利安伯爵为安慰女儿弗洛琳达建造的休养所。它又是格拉纳达的摩尔国王的乡村度假地，在现代被授予了威灵顿公爵。

可敬的侍从桑丘最后一次把鞍袋里的东西取出时，显出有些忧郁的样子，他惋惜我们的旅行就要结束了，因为他说，和这样的骑士一起他可以旅行到天涯海角。不过我们的午餐吃得很快活，眼前的兆头令人可喜：天上晴空万里，从山上吹来的凉风缓解了太阳的热度，壮丽的平原展现在我们面前。远处是富于浪漫的格拉纳达，阿尔罕布拉宫呈红色的高塔耸立其间，而内华达山脉巍峨的雪山顶峰则像银子般闪闪发光。

我们吃完饭，铺上大氅，最后一次在野外午休，花丛中蜜蜂的嗡



阿尔罕布拉宫的故事

喻声和橄榄树里白鸽的叫声让我们感到安宁。等闷热的时间过去后我们又上路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赶上一个肥胖矮小的男人，他像蟾蜍似的，骑着一头骡子。他和桑丘谈起话来，发现我们是外地人，于是带我们去一家不错的客栈。他说他是个文书，对这座城市了如指掌。“天啊！先生们！你们要去看的是怎样一座城市啊。那样的街道！那样的广场！那样的宫殿！然后是女人——啊，多么漂亮——那是怎样的女人啊！”

“不过你说到的客栈，”我说，“你肯定它不错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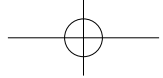
“对！天啊！那可是格拉纳达最好的一家。有很不错的大厅，非常舒适的客房，相当软和的床铺。哈，先生，你们在阿尔罕布拉宫会过得像布阿卜迪勒国王一般。”

“马怎么办呢？”桑丘问。

“像布阿卜迪勒国王的马那样。早餐吃巧克力和牛奶，外加蛋糕。”他会意地对待从眨眨眼，使一下眼色。

有了这番让人满意的说明后，就此不再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所以我们静静地骑马前行，矮胖的文书在前面带路，他时时转向我们，对于格拉纳达的宏伟壮丽和我们将在客栈度过的美好时光发出新的赞叹。

就这样我们在文书的陪同下，穿过芦荟和印度无花果形成的树篱，以及装点着大平原的一片片花园，约日落时分到达城门。那位过于殷勤的矮小向导带领我们从一条街上去，又从另一条街下去，最后他骑着马进入一家客栈的庭院，他在此显得十分舒适自在。他喊着房东的教名，把后者叫来，然后将我们作为两个勇敢的骑士交给对方，说值得把最好的房间和伙食安排给我们。这使我们立即想起那个以恩人自



旅程

居的陌生人，他把吉尔·布拉斯¹介绍给彭纳弗罗客栈的男女房东时大肆宣扬，晚饭替布拉斯要了鲑鱼，自己一起狼吞虎咽白吃起来。“你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文书对客栈老板及其老婆大声说，“你的客栈里来了个不可多得的人。瞧，这位年轻绅士的身上有着世界第八大奇迹²——对于圣地兰的吉尔·布拉斯先生而言，你这客栈里的任何东西他都是配享受的，他应该受到君王一样的款待。”

我们决定不让矮小的文书像他彭纳弗罗的原型³那样白吃我们的鲑鱼，所以没叫他吃晚饭。我们也没有理由责备自己忘恩负义，因为黎明前我们发现那个矮小的家伙无疑是房东的好友，他把我们引诱到了格拉纳达一家最低劣的客栈。

-
- 1 吉尔·布拉斯，法国小说家勒萨日（1668—1747）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
 - 2 通常将古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归入世界七大奇迹。
 - 3 指前面提到的吉尔·布拉斯。